

我从未如此

眷恋人间

下次再相见 人间已变更

张其成讲读
《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》



人生真如四季般
不必感叹世事无常的遗憾和感伤就此终结

张其成讲读

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

张其成讲读

中华书局出版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

作者：汪曾祺 史铁生 等

出版社：读者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2-02-01

ISBN：9787552706673

本书仅用于学习参考，请勿商用，下载24小时后请自行删除

epub的作者能力有限，无法处理注释问题，所以把每一条注释语句的前缀替换成“<注：”，让每一条注释直接写在了文中对应位置。请epub爱好者们进一步完善。



我俩在一块儿，要好好儿活……

——史铁生



我的孩子们！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，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。

——丰子恺



无论怎说吧，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；实在，所以可靠；
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，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。

——老舍



像这样舒畅的夜谈，却终于只有这一夜，这一夜呀！

——郑振铎



人间的事，只要生机不灭，即使重遭天灾人祸，暂被阻抑，终有抬头的日子。



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，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，穷困时不穷困，苦恼时有安慰，挫折时有鼓励，软弱时有督责，迷失时有南针。

——徐志摩



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，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，那才是你实际领受，亲口尝味，自由与自在的时候，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。

——徐志摩



高尔基论前辈托尔斯泰时，曾说：“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，我就不是孤儿。”

——余光中

第一辑

要好好儿活、有趣地活着

早起，穿着有条纹的睡衣裤，趿着凉鞋，抱红泥小火炉置街门外，手持破蒲扇，对着火炉徐徐扇之，俄而浓烟上腾，火星四射，直到天地氤氲，一片模糊。烟火中人，谁能不事炊爨？这是表示国泰民安，有米下锅，不亦快哉！

人间

史铁生

“瘫痪后你是怎么……譬如说，你是……？”记者一时不知怎么说好，双手像是比画着一个圆球。

我懂了他的意思，说：“那时我只想快点死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你太谦虚。”他微笑着，望着我。

可我那时是真想死，不记得怎么谦虚过。

“你是不是觉得不能再为人民……所以才……”

我摇摇头，想起了我那时写过的一首诗：轻推小窗看春色，漏入人间一斜阳……

“那你为什么没有……”记者像是有些失望了。

我说，我是命运的宠儿。他奇怪地瞪着我。

“您看我这手摇车，是十几个老同学凑钱给我买的……看这弹簧床，是个街坊给我做的……这棉裤，是邻居朱奶奶做的……还有这毛衣——那个女孩子也在我们街道生产组干过……生产组的门窄，手摇车进不去，一个小伙子天天背我……”

记者飞快地记着。“最好说件具体的。”他说。

我想了一会儿，找出了那张粮票（很破，中间贴了一条白纸）。“前些年，您知道它对一个陕北的农民来说等于什么吗？”我说，“也许等于一辆汽车，也许等于一所别墅；当然，要看和谁比。不过，它比汽车和别墅可重要多了；为了舍不得这么张小纸片，有时会耽误了一条人命。”

记者看看那粮票，说：“是陕西省通用的？”

“是。可他不懂。我寄还给他，说这在北京不能用。他又给我寄了回来，说这是他卖了留着过年用的十斤好黄米才得来的，凭什么不能用？噢，他是我插队时的房东老汉，喂牛的……”

有些事我不想对记者说。其实，队里早不让他喂牛了；有一回，他偷吃了喂牛的黑豆……

“他说，这十斤粮票，我看病时用得着。”

“看病？用粮票？”记者问。看来他没插过队。

“比送什么都管用，他以为北京也是那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的。我没见过他的儿子，那时他只带个小孙女一块儿过。”

我和记者都沉默着，看着那张汗污的粮票。

“现在怎么样？”记者问我，“你们还有联系吗？”

“现在有现在的难处，要是把满街贴广告的力气用来多生产点像样的缝纫机就好了。”

记者没明白。

“前些日子他寄钱来，想给他孙女买台缝纫机，他自己想要把二胡。可惜，我只帮他买到了二胡。他说，缝纫机一定得买最好的，要不他孙女该生气了。简直算得上是忘本了吧？”

记者笑了，吹去笔记本上的烟灰：“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。你是怎么战胜了……譬如说……”

“还有医院的大夫，常来家看我……还有生产组的大妈们，冬天总在火炉上烤热两块砖，给我垫在脚下……还有……唉！我说不好，也说不完。”

秋天的怀念

史铁生

双腿瘫痪后，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。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，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；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，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。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。当一切恢复沉寂，她又悄悄地进来，眼边红红的，看着我。“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，我推着你去走走。”她总是这么说。母亲喜欢花，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。“不，我不去！”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，喊着：“我可活什么劲儿！”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，忍住哭声说：“咱娘儿俩在一块儿，好好儿活，好好儿活……”

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，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。后来妹妹告诉我，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。

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，看着窗外的树叶“唰唰啦啦”地飘落。母亲进来了，挡在窗前：“北海的菊花开了，我推着你去看看吧。”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。“什么时候？”“你要是愿意，就明天？”她说。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。“好吧，就明天。”我说。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：“那就赶紧准备准备。”“哎呀，烦不烦？几步路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！”她也笑了，坐在我身边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看完菊花，咱们就去‘仿膳’，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。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？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，跑着，一脚踩扁一个……”她忽然不说了。对于“跑”和“踩”一类的字眼儿。她比我还敏感。她又悄悄地出去了。

她出去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
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，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。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。看着三轮车远去，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。

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正艰难地呼吸着，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。别人告诉我，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那个有病

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.....”

又是秋天，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。黄色的花淡雅，白色的花高洁，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，泼泼洒洒，秋风中正开得烂漫。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。妹妹也懂。我俩在一块儿，要好好儿活.....

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

季羨林

夜里有雷阵雨，转瞬即停。“薄云疏雨不成泥”，门外荷塘岸边，绿草坪畔，没有积水，也没有成泥，土地只是湿漉漉的。一切同平常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异之处。

我早晨出门，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，这也同平常一样，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。然而，我的眼睛一亮，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：

季老好 98级日语

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：

来访 98级日语

我一时懵然，莫名其妙。还不到一瞬间，我恍然大悟：98级是今年的新生。今天上午，全校召开迎新大会；下午，东方学系召开迎新大会。在两大盛会之前，这一群（我不知道准确数目）从未谋面的十七八九岁男女大孩子们，先到我家来，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番深情厚谊。但他们恐怕是怕打扰我，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，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。他们估计我会看到的，便悄然离开了我的家门。

我果然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了。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，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，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，自谓已经达到了“悲欢离合总无情”的境界。然而，今天，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，我却真正动了感情，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，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。

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生平靠自己那一点勤奋，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。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。独独对于青年，我却有自己一套看法。我认为，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，不应当一过了青年阶段，就忘记了